

吴茵 著

四茵忆当年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回首忆当年

吴 茵 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93 北京

(京)新登字076号

内 容 说 明

本书是我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吴茵同志的文章集。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回忆了从影以来的往事,回忆了一起共同工作的战友。内容真实感人。

本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供电影研究人员参考,也可帮助电影爱好者了解老一辈艺术家的追求、探索精神。

本书收集了吴茵同志前后几年发表在一些报刊上的文章,编辑时在保持其原有的完整性基础上对有些章节作了必要删改。

责任编辑:秦 赞

封面设计:丁士中

版式设计:王生才

责任校对:王 涓

回首忆当年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6

字数: 150000 印数: 2000 册

1993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7-106-00846-X/J·0450

定价: 4.10 元

序

阳翰笙

我认识吴茵同志是从30年代开始的,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过去她一直叫我“阳大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称呼我为“翰老”。近几年时有书信往来,她不时传递一些上海老友们的信息,她以病残之身对老朋友的关切之情,常使我感动不已。也经常将其发表于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寄来给我看看,字里行间流露着喜怒哀乐之情,使我感到她还象年轻时那样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从去年初起一连数月未见其来信,心中难免有些惴惴不安。4月间噩耗传来,不禁潸然。很难想像,这样一位性格坚强、对生活又充满着信心的人,突然会离开人间,我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同志、好演员而深感痛惜。

吴茵同志出身贫寒,在青少年时期即饱尝人间艰辛,对人吃人、人剥削人的旧社会有着深刻的体会,这不仅为她创造角色提供了深厚的生活基础,而且也养成了她刚正不阿、坚毅不拔的性格。她追求进步,从步入影剧圈起,就逐步地投入进步的影剧创作。她是以演中老年妇女著称,在艺术上有着执著的追求。一生参加拍摄的影片和演出的话剧达90余部之多,创造了不少栩栩如生的“老太婆”形象,其中不乏传世之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吴茵同志参加了由蔡楚生、陈白尘、沈浮、孟君谋等组织的“上海影人剧团”，途经武汉、宜昌，一路上宣传抗日，演出抗战话剧，抵达重庆。当时四川军阀官僚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玩弄女性，无恶不作。为了抵制这股黑势力，在吴茵的倡议下，剧团的十二个女团员结成姐妹，吴茵为老大，大家商定，集体行动，团结一致进行斗争。不出所料，重庆市市长听说剧团从上海来了一批白杨等电影明星，于是就“下帖”派人来请白杨“赴宴”，虽经白杨严辞拒绝，但来人仍纠缠不休。这时在旁的吴茵就对来说：“我们剧团有一条严格的纪律，演员必须集体行动，不得单独参加任何活动。”弄得这位市长骑虎难下，不得不宴请全团成员。他们利用这次宴会宣传抗战，将宴会变成宣传抗战的活动。吴茵智斗市长这一出喜剧一时传为佳话。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一片白色恐怖，为了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党组织决定由应云卫等负责组织“中华剧艺社”，利用话剧这一阵地进行斗争，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吴茵同志立即向“中制”提出辞呈，参加了“中艺”。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与中艺的同志团结奋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1946年，文艺界人士陆续返回上海。当时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除少数几个私营电影厂外，绝大部分摄影场都被“中电”接收。我们曾告诫吴茵要掌握好“三不拍”，即官僚资本的影片不拍，剧本没有积极意义的不拍，合作者不正派的不拍。她将这“三不拍”视为党对她的关怀和信任，身体力行，还暗中告诫其他演员。而后党组织按照周恩来同志要在上海建立我们自己的文艺阵地的指示，1947年成立了“联华影

艺社”，后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吴茵即成为“联华”、“昆仑”的基本成员，先后参加拍摄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影片，她的演技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吴茵同志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尽管在 1957 年被错划成“右派”，在十年浩劫中又遭到残酷迫害，但她对党的热爱之心矢志不渝。1985 年 12 月，在她年逾古稀之时，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入党宿愿得以实现时，她的喜悦心情是非笔墨所能描绘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吴茵同志得到了平反，已是古稀之年的她，抱着病残之躯，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写作生涯。说起她的写作生涯，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1940 年，我创作的电影剧本《塞上风云》，由导演应云卫率队赴西北拍摄，在临出发之前，我交给吴茵一项写工作日记的任务，这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她来说是相当艰巨的。但她仍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一路上不论环境多么艰险困苦，她虚心向别人请教，克服种种困难，总是按期将日记寄回重庆，使我们能及时了解摄制组的情况。通过工作日记，我发现她思路清晰，文笔也较为流畅。当摄制组圆满完成任务回到重庆时，我曾鼓励她投入创作，但她当时热衷于钻研演技，她的写作才华未能及时得到发挥。近十年来，她奋力笔耕，写了十余万字、近百篇文章。在这本集子里收集了她所发表的 50 多篇文章，既有艺术探讨、创作经验谈，也有怀念老友、生活回忆乃至散文、杂感、散记等，可谓无所不包。所写的均为其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言之有物，朴实无华，有感而发，情真意切。既记录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也表达了她对

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既谈角色创造的成功经验，也毫不隐讳其失败的教训，对后人不无教益。

1992年4月

目 录

序.....	阳翰笙(1)
我演过一个老头.....	(1)
无心插柳柳成荫.....	(4)
我第一次演老太婆.....	(7)
我在重庆学演老太太	(10)
逼上梁山演鲁妈	
——从“影人剧团”入川谈起	(12)
我演徐嫂	(16)
我扮演过熊佛西	(18)
记下一笔难忘的往事	(21)
梦回杂忆	(24)
一张“合家欢”照片	(26)
谢添的顽皮	(28)
写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重映的时候	(31)
一江春水忆当年	(35)
漫谈《万家灯火》	(37)
重睹《万家灯火》	(43)
想当年,义演《红旗歌》.....	(46)
从 40 岁回到 20 岁	(48)

机缘可遇不可求	(51)
往事未必如烟	(53)
我的演员生活	(60)
毛主席惊人的记忆力	(66)
回忆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68)
战斗的友谊长青	
——忆电影事业家夏云瑚同志	(77)
难忘的“大帅”崔嵬	(84)
忆蓝马	(87)
我所认识的舒绣文	(91)
他活着	
——忆赵丹	(93)
沈浮,我的老战友.....	(96)
人杰艺精	
——贺白杨从艺 60 年.....	(99)
我爱“大姨妈”	
——致曹禺同志.....	(102)
“不堪回首忆当年”	
——为粉碎“四人帮”十周年而写	(104)
山城忆故人.....	(108)
艺高人胆大	
——忆顾而已二三事.....	(112)
“泣感红日又高悬”	
——怀念应云卫、孟君谋	(114)
十年沉冤一旦伸	

——忆君谋·····	(119)
照相簿引出的故事·····	(125)
我们的阳大哥 ·····	(128)
我看到的“延安精神”·····	(130)
向贡尼召进行中的四个女性·····	(135)
回忆与纪念·····	(137)
有趣的“自我考验”·····	(140)
智闯西安关	
——记 40 年前的一件往事 ·····	(142)
参加抗战 九死一生 ·····	(145)
从昆明的一次演出谈起·····	(149)
昆仑影业公司几件事·····	(152)
欢欣鼓舞迎解放 众志成城斗敌顽	
——影片《乌鸦与麻雀》历险记·····	(159)
《乌鸦与麻雀》获得新生·····	(163)
我对 1983 年“中国电影回顾展”的感受与希望 ·····	(166)
深切的怀念	
——为“雾季艺术节”而作·····	(169)
我开始学写文章·····	(171)
戒烟的奥秘	
——给外埠的儿子一封信·····	(173)
与影迷的通信·····	(176)
说几句心里话	
——为“群言”刊物而作·····	(179)

附录..... (1)

往事悠悠

——思念吴茵大姐..... 白杨(1)

吴茵小传..... (4)

吴茵电影、话剧演出年表 (8)

我演过一个老头

我投身剧影界以来，体形与际遇造成我多数扮演老太婆角色。几十年中演过六七十个性格各异的老太婆。熟悉的观众也认为我在艺术上是专攻老太婆的。可是谁也没想到我第一次登台，演的却是一个老头子。那是1929年，我刚满20岁。我所在的女校为了募捐，决定排演田汉先生编写的独幕话剧《苏州夜话》。原先请来的导演是谷剑尘老先生，后来老先生有事不能来了，便推荐了一位热衷于排“学校剧”的应云卫导演来。这位应导演作风泼辣、果断，刚对一遍台词，便决定把我由“学生甲”换成主角老画师。他认为老画师的台词多，原来的扮演者不能胜任，我的国语好、台词流利，演老画师合适。天晓得！我除了因生长在北方的有利条件外，对演戏是一窍不通的。可是应云卫这位“老”导演对待演员很有办法，不论是生手、熟手，他都能把你导引成他所需要的人物。

剧中主要情节是这样的。有个女生觉得老画师待人宽厚仁慈，表示愿做他的女儿，老画师于心情激动之时想起自己的女儿，便谈了个人的坎坷经历：数年前由于战争全家失散，至今不知妻、女流落何方。谈到伤心处，师生相对黯然。忽听窗外飘来几声清脆的卖花声，一个苏州口音的女孩喊着：“阿要栀子花、白兰花？”立刻引起老画师的注意，觉得很象他女儿的声音，越听越怀疑，终于走出去把卖花女引进来，问明身世，父

女相认。

在排练过程中，那段叙说个人经历的长词，我还可以对付，但听到卖花叫声之后的心理变化，怎么演才能让观众明白呢？应导演马上示范给我看。他一边做，一边说：“老师慢慢站起来，面对窗外注视，右手不自觉地摸索着西装领口、拉松领带、嘴里念叨着：‘真象我女儿啊！没那么巧吧？也许是真的呢？但愿……把她叫进来问问！’说完，一挥右手冲出门去。”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动作，还真不容易做。我依样画葫芦，嘴里念念叨叨。他说：“这些话是你心里想的，不能说出来。”我这才懂得这叫“心理活动”。我排了好几遍，总做不准确，后来只能做到形式上通过了，内在感情不充实。

正式演出时，同学们既兴奋又紧张。应导演很起劲，特意请了老友陈宪模来为我们这些女学生化妆。我穿了一套借来的老式西服，迁就我原来的齐肩短发，在两鬓角涂上层白粉，变成当时老艺术家们时兴的灰白长发，上唇再粘上点灰白胡子，画上皱纹。我对着镜子一看，俨然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知识分子。我满怀信心地上了台，演出进行得很顺畅，不料在“说经历”那段我自以为很有把握的长词中间，突然忘了词儿，下面说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急得我直冒冷汗。后边提词的人声音越来越大，前排观众都能听见，我却充耳不闻，心慌意乱，又不能停下来“罢演”。怎么办？心想“咳嗽吧！也好延一下时间”。于是装做老年人咳得说不出话来的样子。那位演女生的同学也很机灵，连忙配合着我的突变，给我轻轻捶起背来。这等于帮我“过难关”。我心里感到暖融融的，脑子立刻冷静下来，也听清了后面的提词，接上了中断的谈话。幸而停顿时间很短，观众并未觉察。下面的戏，不敢大意，总算圆满闭幕。应

导演来到后台，亲热地搂着我们师生二人的肩头说：“祝贺你们！第一次登台不容易。特别是‘谈经历’那场戏，演得最精彩。”我一听羞红了脸，很不自在。“真糟糕！平时排练时，从未忘过词儿，偏偏在演出时……！”“别难过！这是常见的，老演员也难免，何况你们。可喜的是你们能应变，能机智地对付突然发生的临场事故，这是很不简单的。”我们笑了，没想到出洋相，还受到了表扬。

无心插柳柳成荫

1982年，上海电影界为82岁的著名导演孙瑜同志召开从影55周年纪念大会。新老导演、演员、评论家们欢聚一堂，观摩了孙老早期编导的《野草闲花》、《小玩意》、《大路》等进步的无声影片。人们赞叹不已，认为早期的影片和当时的现实是结合得很紧密的，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我由于两腿残疾，行动不便，失去了这次观摩和聚会的良机，深感遗憾。因此也引发了一些回忆。

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转化时期，正是我投身电影的开始。我有个同学在北平女大读书，她迷恋电影，一心想当电影演员，曾和孙老通信。1934年暑假，她突然来上海，邀我陪伴到联华影片公司去找孙导演当面请教。当时我还很封建，不愿到陌生地方乱闯；又有些胆怯，但也有些好奇，经不起她怂恿，就陪她去了。在孙老和她谈话时，我坐在旁边一语不发，完全是个陪客姿态，不料却被在场的青年导演蔡楚生看中了。他正在物色《新女性》中校长一角的扮演者，觉得我的体态很象她心目中的人物，便问我愿不愿玩一次“票”，客串校长一角？我当时又忧又喜，忧的是封建家庭知道了很难办，喜的是居然有机会让我尝尝拍电影是个什么滋味？“嗨！管它呢！家里知道了再说！”在此之前，我从未看过拍电影，但中外影片看得可不少。心想，拍电影和拍照差不多吧？试试看。于是我大大咧咧

地答应了。

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简单，拍摄中，我出足了洋相。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十分好笑。那时候戏少的演员是看不到剧本的，也不知道有剧本，都是在拍摄之前，导演说剧情，并告诉你在镜头里怎么做就行了。我饰校长拍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和校董事坐在沙发上密谋。蔡导演很客气地告诉我，镜头开动之后要我凑向校董事耳边说几句悄悄话。我问他“说什么？”他说：“反正有字幕，随便说什么都行。”我不敢多问，怕被他看不起。试戏时我只能假装说话，而校董事（老演员王乃东饰）却好象真听到了什么，笑咪咪地点头，表示同意。导演说：“很好！就这样！正式开拍了！”他喊“预备！”机器动了，我尽量克制着心跳，正想凑过去对校董事耳语，忽听导演又在机器后面说话“对！对！就这样！凑上去！”我分心了，回头问导演：“啊？你说什么？”导演急喊“卡特”（停止），然后大声责问我：“你看我干什么？”我被他一吼吓傻了，不知闯了什么祸。他见我发愣，才意识到我是初次拍戏，根本没见过这种阵势，还不懂得适应他们的习惯，于是温和地说：“你演你的，我说我的，千万别再看我！”我这才懂得，原来拍无声片，导演要在旁边提示，帮着使劲，演员不能因此分神，只好装听不见，真太难了！说难也不难，后来戏拍多了，也就习惯了。直到现在孩子们在旁边闹翻了天，我自己写我的，不受干扰，就是长期当演员锻炼出来的。表演艺术理论上有一句术语，叫做“公开的孤独”。

《新女性》放映之后，上海各电影公司发现了我这个新配角，纷纷来找我拍戏。家庭的封建关并未形成阻力，年轻的知道了都支持，年老的从来不看电影，根本不知道我拍电影。我就自由自在地连拍好几部影片。孙老在我的纪念册上画了一

排迎风垂柳，上题：“无心插柳柳成荫”。这诗句也只有孙老才写得出来，他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呀！